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書

與王順伯

去夏遠辱臨存。甚慰積年闊別之懷。執別匆匆。又一歲有半。瞻企不啻飢渴。屢於七七哥書中。蒙寄意之勤。感感且知別後所學大進。膏潤沾漑多矣。敬仰之劇。然愚意竊有願訂正於左右者。不敢避澆瀆之罪。大抵學術有說有實。儒者有儒者之說。老氏有老氏之說。釋氏有釋氏之說。天下之學術衆矣。而大門則此三家也。昔之有是說者。本於有是實。後之求是實者。亦必由是說。故凡學者之欲求其

實則必先習其說。既習之，又有得有不得，有得其實者，有徒得其說而不得其實者。說之中又有淺深有精粗，有偏全有純駁。實之中亦有之。凡此皆在其一家之中，而自有辨焉者也。論三家之同異得失是非，而相譏於得與不得，說與實與夫淺深精粗偏全純駁之間，而不知其為三家之所均有者，則亦非其至者矣。兄前兩與家兄書，大槩謂儒釋同，其所以相以配者，蓋所謂均有之者也。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即義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間，靈於萬物，貴於萬物，與天地並而為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人。

有五官，官有其事，於是是有是非得失。於是教有學，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義曰公。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生，死有輪迴，有煩惱，以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則知本無生死，本無輪迴，本無煩惱。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謂菩薩發心者，亦只為此一大事。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既為人，亦安能盡棄吾儒之仁義？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

然其爲教非爲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足爲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所憐憫者，爲未出輪迴生死相續。謂之生死海裏浮沈。若吾儒中聖賢，豈皆只在他生死海裏浮沈也。彼之所憐憫者，吾之聖賢無有也。然其教不爲欲免此而起，故其說不主此也。故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之聖賢則有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別，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矣。某嘗妄論尊見之質，人所難及而不滿人。

意者皆所習所鄉有以病之也。此非今日之言，蓋自初拜識時已如此。竊議矣。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麋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有過而不能勇改，天下之通患。然今世別有一般議論，以不輕改其素守爲老成爲持重，爲謹審，以幡然改沛然從者爲輕率，爲狂妄，爲無所守。凡事理但論是非，若已知吾所守所行者爲非，則豈可不速改。若謂吾所守所行未爲非，則固不當改。又不論速不速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尊見之質，本有勇，但從來向釋氏不崇儒學，故至徇流俗，朋友中見尊兄有剛決。

過人處。又有徇流俗處。莫不竊恠之。若某則妄論尊兄之
徇流俗亦甚勇。他人則容易被聖賢之學聳動。雖不知其
實。往往以其名而赴之。若尊兄則雖自覺有未穩當處。亦
且頑忍安舊。有姑自守且徐圖之意。某念非尊兄無以發
其狂言。用忘犯分之罪。猖狂而言。辭不暇擇。某非敢使尊
兄竊儒者之名以欺世。願尊兄試以有言逆于汝心。必求
諸遺之法。試思之。或有可採。如謂不然。亦願詳以見教。辨
白此事。期於到頭。非兄尚望誰。

二

屬者。借易陳露所見。蒙教復詳至。開發多矣。來書有深不

欲多言之語。其竊謂於所不當言者。加一言則非矣。若在
所當言。則惟足以達其理意而已。不可以多少限也。躁人
之辭多者。謂其疎妄錯亂。贅流是則可刪也。今方將於道
術趨向之間。切磋求是。則又莫多之病。願尊兄先除此一
戒。使其得恣意承教。庶是非可明也。尊兄所學。以力行爲
主。不專務論說。所見皆行履到處。非但言說而已。此不待
論。某固不敢以言說待尊兄。交游間亦不以此病兄。獨說
元所學不能無蔽耳。揚墨告子許行之徒。豈但言說其端。
言即其所行。而孟子力闢之者。以爲其學非也。儒釋之辨。
某平時亦少所與論者。有相信者。或以語之。亦無所辨。難

於我無益。有自立議論與我異者。又多是勝心所持。必欲已說之伸。不能公平。求與之反覆。只成爭辨。此又不可與論。今之僧徒。多擔夫庸人。不通文理。既去髮。胡服。又安能使之髮髯潔。而從吾游邪。至於士大夫之好佛者。雖其好佛。亦只為名而已。此又不足與論也。至如尊元不為名。不好勝。凡事皆公心求。是又聰明博洽。鄉來未有自得處。猶有凝滯退縮之態。比來所見明白議論。發越殊無凝滯。退縮之態矣。設有如是資質。如是所到。然但工一家之說。則又難論。今兄兩家之書。已皆探討。比而不與極論。則只是成自憎。恨矣。鄉來切疑於兄者。以為兄之資稟質實。

強敏有餘。而宏大通遠則不足。懼為平日所鄉所學所習之所攝持。密制其命。而不能度越。擺脫操。不忘本之說。以為典訓。拒排釋氏者。於千里之外。而與至則行矣。趨而避之者。同其介然自守之意。則無間之可乘矣。承來教。謂若使釋果未進於儒理。須進步。何苦守其卑污而不進。然後知高明之度。本自宏闊。而某之疑。則誠淺陋矣。某前書所論。論其教之所從起。而兄則指其所造。以辨之。某雖不曾看釋藏經教。然如楞嚴圓覺維摩等經。則嘗見之。如來書所舉愛涅槃。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不了四相者。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四相雖有淺深粗精。然其壽。

者相亦只是我相根本潛伏藏識謂之命根不斷故其文
曰若有人讚歎彼法則生歡喜便欲濟度若有人誹謗彼
所得者即生嗔恨此亦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又如來
教因地法行亦無身心受彼生死正是免得生死出得輪
迴伊川先生有曰釋氏只是理會生死其他都不理會近
有一前輩參禪禪叢中稱其所得一日舉伊川先生之言
曰某當時若得侍坐便問道不知陰生死外更有甚事不
知尊兄所見與此人優劣如何若尊兄初心不寫生死不
知因何趨向其道來書實際理地雖不受一塵而佛事門
中不捨一法若論不捨一法則虎穴魔宮皆為佛事淫房

酒肆盡是道場維摩使須菩提置鉢欲去之地乃其極則
當是時十地菩薩猶被呵斥以為取舍未忘染淨心在彼
其視吾詩禮春秋何啻以為緒餘土直惟其教之所從起
者如此故其遺之所極亦如此故某嘗謂儒為大中釋為
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為不及釋為過之原其
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末教謂佛說出世非舍此世而
於天地外別有樂處某本非謂其如此獨謂其不主於經
世非三極之道耳又謂若衆聖所以經世者不由自立建
心方可言經世異於出世而別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
下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蓋天下之

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換面。前書固謂今之爲釋氏者。亦豈能盡捨吾道。特其不主於是。而其違順得失。不足以爲深造道者之輕重耳。尊兄謂行所當行。尊兄日用中所行合理處。自是天資之美。與探討儒書之力。豈是讀華嚴有省發後方始如此。然尊兄豈能保其所行皆合於理乎。韋編三絕而後贊易。敢道尊兄未嘗從事如此工夫。吾志在春秋。敢道尊兄不能有此志。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敢行放淫辭。敢道此非尊兄之所欲。如是而謂儒釋同。恐無是理。今尊兄將空諸所有。其視硜硜擊磬者。果爲何事哉。若謂治大國若烹小鮮。不以智

治國國之福。或者其可以與尊兄之道並行而不悖也。某方吐胸中愚見。欲求訂正。其辭不得不自達。願尊兄平心觀之。如不以爲然。幸無愛辭。鄉時兄弟有所論難。尚蒙推挽。令各極其意。况在朋友。彼此無他疑。正宜悉意評論。期歸乎一是之地。某平昔愚見。所到持論甚堅。然人言有以服其心。則不憚於幡然而改。惟尊兄有以知我非執已好勝者。幸不憚盡言。若鄙言可采。亦願尊兄不憚改轍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子自謂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此豈不可為吾人標的乎？但只如此隨見在去，豈便無益於天下？顧有如尊兄之質，不無可惜處。適得張南軒與家兄書，今附達家兄處，可試觀之。如何？家兄逼歲必歸，宅上不知曾更有切磋否？歲即除伏，幾多為親壽，以厚新社。

與趙然道

某驚蟄前乘晴登山，尋復積雨二十四日，少霽始得一訪。風練飛雪之壯，方念不得與賢昆仲共之，是晚來書適至，喜可知也。去非從善勇決如此，沛然之壯在胸中矣。又何以觀瀑為哉？狂聖之相去遠矣，而固念克念之端頃刻而

分人心之危，豈不甚可畏哉？有虞之朝，克艱之說，從逆之戒，伯禹進之；傲戒無虞之說，逸樂怠荒之戒，伯益又進之。明明穆穆，聚精會神，其切磋琢磨之功如此。若已汨於利欲，蔽於異端，逞志遂非，性而不反，雖復雞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為害益深，而去道愈遠矣。奚足以言此哉？今然道方耻利欲之習，知異端之非，願益致擴充之功，則吾道幸甚。

二

茲聞來書，知此志不替，有加。夫道一而已，相去千里，相後千歲者，猶若合符節。况其近者乎？然古人所以汲汲於師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之者，深懼此道之不明耳。於其大

端大言。知其邪。正是非。形有相近而實有相遠。則知精微之處亦猶是也。夫子十五而志學。則既得其端緒矣。然必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後曰知天命。及其老也。猶曰我學不厭。今學者誠知端緒。則豐豐翼翼。自致日新之效者。其能自己乎。秋涼過我。當究是言。時事第可永歎。良難言也。王參恐未至。如傳者之言。回書不見情實。此其常態。其所以不如古人者。蓋在於此。然遺之言。可謂切中其病矣。

三

昔循中不無尊師重道之誠。而家庭牽制。不克自遂。其質

固自通爽。而殊乏剛強。深懼其汨沒於世習。而不能以自立。故前書稍振翼之耳。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之徒。拘曲之士。亦徃徃優於斷棄。而弗顧視之。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者。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孟子之答彭更。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

天下不以爲泰。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下之廣
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
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虛言
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志於道。便當與俗趣燕越矣。志
鄉一立。即無二事。此首重。則彼尾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說。
以排遣外者。吾知其非真志於道義者矣。所欲有甚於生。
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况富貴乎。富貴
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前以循中書所
以云云者。懼其弱植。孤立於橫流之中。而此志不能以自
拔耳。雖然。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後。此道不明。千有

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飭功利之習。汎
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知病其末流矣。而莫
知病其源。立言制行之間。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者多矣。當
今之世。誰實爲有志之士也。求真實學者於斯世。亦誠難
哉。非道之難知也。非人之難得也。其勢則然也。有志之士
其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
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於空言。以滋僞習。豈唯無益。其害
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
日用踐履。未能常於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捷於
影響。應答之。念慮之間。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

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况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強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畧此不察。而苟為大言。以蓋繆習。偷以自便。器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勵。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說說玩愒。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別紙所問。多是古人憫憐後學。詳為註釋。以曉告之。可謂昭若日星。煥然無少蒙蔽。但

當從容紬繹。以資其涵養。鞭策之實。豈宜復為蛇畫足。重為贅疣乎。

四

吾心苟無所陷溺。無所蒙蔽。則舒慘之變。當如四序之推遷。自適其宜。記之所謂仁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其近之矣。夫子所謂克己復禮為仁。誠能無豪髮已移之累。則自復於禮矣。禮者理也。此理豈不在我。使此志不替。則日明日著。如川日增。如木日茂矣。必求外鑠。則是自湮其源。自伐其根也。侍旁千萬致意。適旅應酬之冗。不及拜書。

與陶贊仲

某承之將十閱月。未有善狀。冬春久晴。種不入土。春季嘗
一致禱于山川之神。其應如響。山溪漲溢。田畝充足。然自
是又無大雨。地土以積乾。易涸。今既踰月。又以旱告矣。勢
甚可畏。昨日復致禱。詣壇之時。雨亦隨下。然竟不能成澤。
及早復叩之。亦以踈雨見應。未蒙霑然之賜。幸醞釀未解。
猶有可望。不然定當投劾以謝斯民也。太極圖說乃梭山
兄辨其非。是大抵言無極而太極是。老氏之學與周子通
書不類。通書中言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
言無極。若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敵於老氏之學。又
圖說本見於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

傳在周茂叔。遂以佛二程則其來歷爲老氏之學。明矣。周
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字。以此知三公蓋已
皆知無極之說爲非矣。梭山曾與晦翁面言。繼又以書言
之。晦翁大不謂然。某素是梭山之說。以梭山謂晦翁好勝。
不肯與辨。某以爲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說固以己爲
是。以他人爲非。且當與之辨白。未可便以好勝絕之。遂尾
其說以與晦翁辨白。有兩書甚詳。曾見之否。以晦翁之高
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
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與。以知能行。聖賢所以
爲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學者之事。當以此爲根本。若夫

天文地理象數之精微。非有絕識。加以積學。未易言也。某欲作一樸。著說。稍發易數之大端。以排異端。曉後學。坐事奪未成就。早晚就草。當奉納一本。何時合并。以究此懷。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論語曰。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曰。言忠信。行篤敬。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等皆德行事。為尊為貴。為上為先。樂師辨乎聲。詩祝史辨乎宗廟之禮。與凡射御書數等事。皆藝也。為卑為賤。為下為後。古人右賢左能。自有定序。夫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曾子曰。蓬

豆之事。則有司存。凡所謂藝者。其發明開創。皆出於古之聖人。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也。然聖人初不尚此。其能之也。每以教人。不以加人。若德行中庸事。固無加人之理。世衰道微。德行淺薄。小人之有精力者。始以其藝加人。珍其事。祕其說。以增其價。真所謂市道。故風俗曰。以不美流傳之久。藝之實益不精。而眩鬻之風。反更張。大學者。不辨本末。不知高下。未有不為此輩所眩者。言觀近時談數學者。陋日益甚。妄日益熾。未嘗涉其門戶。得其師傳。安能辨其是非。但以前尊卑上下先後之義。權之則自。知所決擇。譎妄之情狀。大槩亦可見矣。作書畢。恐贊仲不能不惑於

妄人庸夫之說故書此以助決擇

二

荆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併注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
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元晦書偶無本在此要亦
不必看若看亦無理會處吾文條析甚明所舉晦翁書辭
皆寫其全文不增損一字看晦翁書但見糊塗沒理會觀
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
理所本諸身証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
不悖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學者
正要窮此理明此理今之言窮理者皆凡庸之人不遇真

師友妄以異端邪說更相欺誑非獨欺人誑人亦自欺
自詛謂之繆妄謂之蒙闇何理之明何理之窮哉贊仲為
人質實學雖未至且守質朴隨分檢省雖未必盡是儘勝
狂妄之人為學只要暗是不要與人較勝負今學失其道
者不過習邪說更相欺誑以滋養其勝心而已古人所謂
異端者不專指佛老異端二字出論語是孔子之言孔子
之時中國不聞有佛雖有老氏其說未熾孔子亦不曾關
老氏異端豈專指老氏哉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
天地不能異此鬼神不能異此千古聖人不能異此若不
明此理私有端緒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近世言窮理者

亦不到佛老地位。若借佛老為說，亦是妄說。其言關佛老者，亦是妄說。今時却有一種天資忠厚，行事謹慤者，雖不談學問，却可為朋友。惟是談學問而無師承，與師承之不正者，最為害道。與之居處，與之言論，只漸染得謬妄之說。他時一濯，不如且據見在朴實頭，自作工夫。今雖未是後遇明師友，却易整頓也。理須是窮，但今時即無窮理之人，何時得一來以究此義。

與吳顯仲

屬承遠深見嗜學之誠，顧荒繆無以塞盛意，為別未幾，已有思誠便風得書，承比長進，修多福為慰。顯仲質朴甚。

可喜為學固不可迫切，亦當有窮究處，乃有長進。若能隨分窮究，廢弛豈所患也。又所依得賢主人，不患無浸潤之益也。凌遽占復，莫既所懷，惟勉學自愛。

二

得書讀之，其辭與鄉時書辭不相類，儘平常安帖，無甚病痛，但恐亦是偶然耳。若果如此，自能隨時學問，不患無益。縱無甚益，亦不至有甚繆疾也。况朝夕得親炙黃文，又得與濟先相處，不可謂之師友也。包顯道歸，遣此為復，莫究所欲言，惟勉學自愛。

與李宰

來教謂容心立異。不若平心任理。其說固美矣。然容心二字不經見。獨列子有吾何容心哉之言。平心二字亦不經見。其原出於莊子。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其說雖託之孔子。實非夫子之言也。彼固自謂寓言十九。其書遺夫子言行者。往往以致其蘄悔之意。不然。則借以尊其師。不然。則因以達其說。皆非事實。後人據之者陋矣。又韓昌黎與李翊論文書有曰。平心而察之。自韓文盛行後。學士大夫言文章。間用平心字。浸多究極其理。二說皆非至言。吾何容心之說。即無心之說也。故無心二字亦不經見。人非水石。安得無心。心於五官。最尊

最大。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謂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所貴乎學者。爲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有所蒙蔽。有所移奪。有所陷溺。則此

心有所不靈。此理爲之不明。是謂不得其正。其見乃邪見。其說乃邪說。一溺於此。不由講學。無自而復。故心當論邪正。不可無也。以爲吾無心。此即邪說矣。若愚不肖之不及。固未得其正。賢者智者之過之。亦未得其正。溺於聲色貨利。徇於譎詐姦宄。括於末節細行。沉於高論浮說。其智愚賢不肖。固有間矣。若是心之未得其正。蔽於其私。而使此道爲之不明不行。則其爲病一也。周道之衰。文貌日盛。良心正理日就蕪沒。其爲吾道害者。豈特聲色貨利而已哉。揚墨皆當世之英人。所稱賢。孟子之所排斥。絕者。其爲力勞於斥儀。衍輩多矣。所自許以承三聖者。蓋在斥揚墨。

而不在衍儀也。故正理在人心。乃所謂固有。易而易知。簡而易從。初非甚高難行之事。然自失正者言之。必由正學以克其私。而後可言也。此心未正。此理未明。而曰平心。不知所平者何心也。大學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果已格。則知自至。所知既至。則意自誠。意誠。則心自正。必然之勢。非強致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當是時。天下之言者。不歸揚。則歸墨。揚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自孟子出後。天下方指揚墨爲異端。然孟子既沒。其道不傳。天下之尊信者。抑尊信其名耳。不知其實也。指揚墨爲異

端者亦指其名耳。不知其實也。徃徃口闢楊墨而身爲其道者衆矣。自周衰此道不行。孟子沒此道不明。今天下士皆溺於科舉之習。觀其言徃徃稱道詩書論孟。綜其實特借以爲科舉之文耳。誰實爲真知其道者。口誦孔孟之言。身蹈楊墨之行者。蓋其高者也。其下則徃徃爲楊墨之罪人。尚何言哉。孟子沒此道不傳。斯言不可忽也。諸人交口稱道門下之賢。不覺吐露至此。病方起不暇措措其辭。亦惟通人有以亮之。儻有未相孚信處。當遲後便。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三
書

與童伯虔

某秋試幸不爲考官所取。得與諸兄諸姪切磨於聖賢之道。以淳昔非。日有所警。易荆棘陷窞。以康莊之衢。反羈旅乞食而居之於安宅。有足自慰者。足下徃年心期於予兄子壽。今年又與僕相處。趨向固不凡。近環吾居數百里間。前此蓋不多若足下者。然僕處足下之館。幾半載而不能回足下眷。豈聲利之心。此誠僕殘陋之罪。曾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鼠。烏能與我歌乎。仲尼顏子之所樂。宗廟之美。百

官之富。金草百萬之衆。在其中。此豈可以二用其心。而期與富貴利達兼得之者哉。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又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之時。求人爵者。尚必備其天爵。後世之求人爵。蓋無所事於天爵矣。捨此而從事於彼。何啻養一指而失其肩背。况又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非人力所可必致者。而友營營汲汲於其間。以得喪為欣感。亦甚矣。子思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來書謂無我笑。此僕之所憫惜。非所笑也。足下雖不言。僕固知之深矣。向僕既不能舉。聞足下鎖試亦

小中甚欲即書一紙為足下言之。因循不遂。比來此念尤切。方此圖之。竟為來書所先。輒布此為復。

與劉深甫

來書示以方冊所疑。足見為學不苟簡也。然其理皆甚明白。未可疑。若於此未能通曉。則是進學工夫不甚純一。未免滯於言語。爾今欲一一為深甫解釋。又恐只成言語議論。無益於深甫之身心。非徒無益。未必不反害之也。大抵為學。但當孜孜進德脩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為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書曰。思曰睿。睿

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學固不可以不思。然思之為道，貴
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己，優游則不滯物。易曰：擬之而
後言，議之而後動。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
物皆然，心為甚。記曰：心誠求之，雖小中不遠矣。日用之間，
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至於
聖賢格言，切近的當，昭晰明白，初不難曉。而吾之權度，其
則不遠。非假於外物，開卷讀書時，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詰
訓章句，苟能從容，勿迫而諷誦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縱
有滯礙，此心未充，未明，猶有所遇，然而然耳。姑舍之以俟他
日可也。不必苦思之。苦思則方寸自亂，自蹶其本，失已滯

物終不明白。但能於其所已通曉者，有鞭策之力，涵養之
功，使德日以進，業日以修，而此心日充，日明，則今日滯礙
者，他日必有水釋理順時矣。如此則讀書之次，亦何適而
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若固滯於言
語之間，欲以夫已滯物之智強探而力索之，非吾之所敢
知也。某銓曹再黜，來歲又未免一來深父勉之，謹無以言
語議論妨進修之路，使此心之良，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
而有雨露之霑，雷風之鼓舞，日以暢茂條達，則來示數
章，不求解於他人矣。

與張輔之

來書累累及已。事辭復而意切。讀之其喜慰。苟如是。誰不
欲相告者。况如其之直。而多言者耶。今此子壽元入邑。此
事政可面論。第恐事罷不復能留。至邑又有謁見。應接之
煩。雖相見有不暇。及此耳。故畧寓此言之。蒙論鍼膏育之
說。且師友切磋之言。孰不欲各中其病。願恐學未至。識未
明。不能知人之病耳。又恐言或中病。而聽者不自以為病。
不能受耳。又子方求吾言。但當盡于受言之道。不當教我
告子之方。使我告子而無其方。則其言不足求矣。子豈可
教之。使如何而告子耶。必欲教人告已。是何異教玉人雕
琢玉哉。至引孔子答弟子問仁。問政。問孝之說。此尤非所

宜言。孟子於孔子。特曰願學而已。吾於孔子弟子。方且師
仰敬畏之不暇。如顏子曾子。固不待論。平時讀書。至子夏
子游子張。蘧伯玉南宮适諸賢言行。未嘗不惕焉。愧畏欽
服。而師承之。而子遽可以孔子望我耶。且子既能究觀聖
人答弟子之言。知其無不盡處。擴而充之。聖人亦只如此。
是已。已知教人之方。則吾當北面矣。尚何以鍼子膏育耶。
雖然。庸詎知此言之非鍼子膏育也。寫至此欲止。恐子未
能深悟。試更為詳言之。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
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來。群聖人之
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為

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來書謂備嘗險阻
辛苦而無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此亦非也。子之能特然自
立異於流俗。趨舍必求。是而施設不苟。人之所為有所不
敢為人。所不能為己。或能為之。人之所知有所不敢知。人
所不能知。己或能知之。凡此豈非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歟。
雖然。至於師心自用。學植不進。未必不由此也。古之所謂
曲學設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顯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
者也。蓋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
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
德。人亦以為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

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
不正。而尊所聞行所知。只成得箇擔板。自沈溺於曲學設
行正道之所詆斥。累百世而不赦。豈不甚可畏哉。若與流
俗人同過。其過尚小。擔板沈溺之過。其過甚大。真所謂膏
肓之病也。來書舉程明道先生靜亦定。動亦定之語。此非
子之所知也。定之於動靜。非有二也。來書自謂靜而定。亦
恐未能果如是也。是處靜處動。不同矣。子之意。豈不自謂
靜時尚或能定。獨難於動而定耶。凡子之所謂定者。非果
定也。豈有定於靜而不能定於動耶。至又謂近雖未能不
動。而於動中之定。頗庶幾焉。此正是擔板處。見子壽兄可

面扣之。若已悟得，亦不妨驗過。如意有未平，而子壽處或
冗未暇言，無惜以片紙見聞，切磋之益，政有所望，非所敢
憚也。

二

前嘗論子爲學之病，及得二十一日報帖，又知子尚未深
曉。特然自立之節，較之流俗人，則爲賢者。在子之身，則爲
深病。吾非不知子之踐履，尚未能不自愧。顧以爲踐履未
至此節，已常在曾中，耿耿然爲拒善之藩籬，而不能以自
知。况踐履既至，自無愧於心。其爲病可勝言哉。九子之病，
皆性之不純，理之不明，而外之勢，又有以增其病，而無以

藥之者。子之病，非獨子有之也。人皆有之。顧在流俗人而
或有之，是則可喜，非可責也。至於知學者，有此病，則其觀
聖賢之訓，聽師友之言，必當湯焉愧悔，改革不如是，謂之
不知學可也。子欲聞大學之道，而不知此病，雖於特然自
立處，一向加工，將必不能至於無所愧。縱不自知，自謂無
愧，識者觀之，正是一場大擔板耳。吾之所望於子者，非以
流俗人望子也。如以流俗人望子，則子流俗人賢者矣。勉
而進之，誠流俗中大賢者矣。望之以聖賢之門，乃始爲一
膏肓之病人也。此病去，自能改過遷善。服聖賢之訓，得師
友之益，如動亦定，靜亦定之說，亦不必苦心而自明也。見

此書如未深省但當以此書於讀書應事暇時常常提省
久當自知之如疑欲辨無惜詳列

三

兩書所言踐履之說皆未曉劣者之意前書所謂踐履不
說望賢踐履只說輔之之所踐履君子有君子踐履小人
有小人踐履聖賢有聖賢踐履拘儒瞽生有拘儒瞽生踐
履石果是聖賢踐履更有甚病雖未至未純亦只要一尙
踐履去久則至於聖賢矣只爲輔之踐履差了正如適越
北物愈驚而愈遠前書分明與子說是拒善之藩籬既是
拒吾之藩籬又豈可與聖賢踐履同日而語凡所與子言

者皆只是入頭處何謂不教以入頭處也如中庸戒謹恐
懼之言子正不能如是充子之踐履識者觀之正有可愧
可耻不能戒謹不能恐懼莫甚焉二十五日書至發讀之
見其頗無條理諸兄皆以爲此必輔之氣未平時所言使
少遲半日必不如是答書也某以爲須是深省其病深生
愧恐改革自新然後能所言中理如不知其過則雖心平
氣定辭不悖謬亦未必能中理也如所謂初不容以口舌
辨之說此正師心自用拒善不能改過之明驗尙何戒謹
恐懼之有

與曹挺之

挺之氣質剛直。本無他病。初謂肯篤志學問。自應日進。來書現象甚覺齟齬。至有一貫多學之辨。此似無謂。大抵學者。且當夫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馬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沈。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耻。到此能有愧懼大決之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沒有暇。便可親書冊。所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有挺之殊。未曾如此着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

與曹立之

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己。日用中猛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着實作工夫。後來遇師友。却有日用中着實事。可商量。不至爲此等虛論也。

其驚劣之資。禍患之中。勛力氣血甚覺衰憊。非復向時之比。然更嘗之多。愈覺欲速助長之病。故講授處。又差省力耳。所論趙學古書。甚有直氣。然於理致。則不爲甚明。正使立之之言。盡當於理。亦未可必彼人之聽從。但據今立之之學。則正宜有以自反。未遽可以責彼之難曉也。承欲某詳指其非。非惟不暇。亦恐不在此。蒙問致知。知止。正心誠

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次序深切慨歎不知立之許多時
在幹當甚事觀如此問文字一似夢中起來相似立之尚
如此文何恠得趙學古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一段程先
生說得多少分明立之不應不曉文義恐是用意過當翻
有如此疑惑隱室之說已是當時病語然亦無難曉者只
是說每事上便有知與不知者有知得到底者有知不到
底者縱令知得到底亦須是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乃始能
卒終其事其意亦初無深奧然用此解易則不可蓋易言
知至知終是總說不是說每事象問謾及之不必帶泥大
抵讀古人書若自帶泥則坦然之理翻成窒礙疑惑若滯
泥既解還觀向之窒礙疑惑者却自昭然坦然當是時但
恐不能力行以終之耳

得書乃知周丞相書未達其間大槩論立之果於自是其
說而不能盡人之說所述敏道正甫之言以示二公皆謂
立之殊失其辭某往在都下與四方朋友講辨當其失
辭處必徐謂之曰恐老兄未能自達其意必使審思而善其
辭彼或未能自申則代之爲說必使其人本旨明白言足
以盡其意然後與之論是非是非本在理當求諸其理不
當求諸其辭辭失而非其意猶不當據况又非其辭而可

據乎。若各以言語占道理。其叙述他人處。必如法吏之文。致則只成是。必欲其說之勝。非所以求至當也。大抵人之所見所學。固必自以爲是。與異已者。辨固當各伸其說。相與講求。其至期歸乎一是之地。固不可苟合強同。然至其未能盡他人之說。而果於自是。則其勢必歸於欲已說之勝。無復能求其至當矣。公孫丑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之問。其見至陋。孟子斥之之辭。亦甚峻切。然丑不但已難之。至再至三。故孟子之意愈白。而丑之惑亦解。景丑尹士充虞之問亦然。問辨如此。雖甚堅而不可屈。益益爲明理者之願。無他。惟各獻其所疑。以盡人之說。非以自是之意必之。

於其先也。至如夫子對陽貨。則遜辭以適其意。而不與之辨。答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則厲辭以斥其過。而不容其辨。又如孟子排告子夷之陳相之說。亦皆先有自必之意。此則聖賢洞照彼已。所甚明已臻其至。而不復有可改易者也。若此。則不可與學者請益。決疑講貫。求是之時。同年而語矣。恐立之所見已如聖賢之臻其至。不復可以改易。方將解他人之惑。以明其道。則又不可以前說議立之矣。然區區之見。以爲立之。今日所到。去聖賢尚遠。未可遽尸此任。想立之亦未遽如此。但失於講究。隨常人之通患爾。由前之說。乃今自講辨者之通患也。然遂此而不改。則是

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至當一是之地不復可至矣。立之鄉與趙學古往復書。病正坐此。聲色臭味富貴利達。流俗之所汨沒者在此。立之自少有志。度越此等。非出於勉強。道之不明不行。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說皆足以動人。士大夫鮮不溺焉。立之儒雅自將未嘗一入其樊。懈怠縱弛人之通患。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所同戒。立之志力堅固。踐行有常。苟有所知。自許不畔。人之質性有賢善者。多病於庸立之自少。開爽文義洽通。凡有血氣。皆有爭心。苟有所長。必自介恃。當其蔽時。雖甚不足。道者猶將挾以傲人。豈可望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

於寡也。立之平日所積不為不多。然聞有談道義者。必屈已納交。降心叩問。原其設心。本以審是求理。非直為名而已也。凡此皆立之之實。非有所譽。若立之者可謂士矣。然求之中行狂狷。則當立於狷者之列。固有所強矣。而不免於弱。固有所明矣。而不免於闇。弱病固不能免。而所大患者。尤在於不明。必欲天下之理無所不明。必至夫子耳順之年。而後可言。然學而不厭。發憤忘食。回非助我。啓予者。商則雖夫子之聖。亦非有天下之理。皆已盡明。而無復有可明之理。今謂立之不明者。非固責其不能盡明。天下之理。豈謂其有不自知之處也。人各有能有不能。有明有

不明不能為能。不能為不能。明為明。不明為不明。乃所謂明也。仁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立之疇昔。乃狷者之體。至其皇言。至於求善汲汲。於取益而不敢自安。自棄固有不終。狷之為勢。比來言論果決。不復有不自安之意。自信篤確。不復有水善取益之實。如得崑崙之竹。協以鳳鳴。校以鉅黍。方將同律度量衡。以齊一天下。則與前所謂狷者之體。大不侔矣。誠使立之之學。果至此地。固不可泛議其超躐也。陳後山有曰。醉酒者亂操刀者割。則有以使之也。其雖淺陋。然皆意學問之日久。更嘗頗多。若所以使立之至此者。頗能知其本末。今立之。但能以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之法。試思之。當亦有自知者矣。以為有序。其實失序。以為有證。其實無證。以為廣大。其實小狹。以為公平。其實偏側。將為通儒。乃為拘儒。將為正學。乃為曲學。以是主張吾道。恐非吾道之幸。始隨所見。其號不侈。小心退遜。以聽他日之進。則小可大。狹可廣。拘可通。曲可直。便不至失序。便不至無證。苟能自省。雖才質下於立之者。可免此病。苟不自省。雖才質高於立之者。亦或有此病。子夏孔門之高第。百世之師表。其才質豈易得哉。當時夫子告之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夫所謂小人者。豈險賊不正之謂哉。果險賊不正。則又安得謂之儒。雖曰儒矣。然而有所謂小人儒。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雖曰小人哉。然不可不謂之士。尹士所疑於孟子者。非險賊不正之謂也。然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今智識未能及尹士。而其號則侈於孟子。立之能於此自省。則庶乎能免於不明之患矣。承欲雜說謾錄。近一二書併論學一段。去論學一段。雖是舊所說。然恐立之不及見。亦欲立之更審心考之。橫渠先生云。見識長得一格。看得又別。此語誠是。

與黃日新

執別彌年。比復得一見。目足下之貌耳。足下之言。知足下之學。甚稱其所以爲名。欣喜踴躍。不以今日之同舉送而

以其同心志也。善惡亦正。君子小人之各以氣類相從。蓋如此。雖然。此有大可畏者。以夫子之聖。孟子之賢。猶不免叔孫臧倉之毀。僕與足下。蓋所謂志乎善與正而君子之徒者也。繩之以聖賢之事。固有不勝其任者。然聖賢之所與也。亦聖賢之所責也。若志夫邪惡之小人。則固與我薰猶矣。盜憎主人。犬吠希見。僕與足下之所與。殆憎吠之招也。吁。可畏哉。彼徂於習俗。蔽於聞見。以陷於惡而失其本心者。不可遽謂之小人。聞善而慕。知過而懼。皆君子之徒也。若乃親善人。聞善言。見善行。而狼狽自若。無所忌憚。慧黠姦慝。常有毀傷善類之心。此所謂忘夫邪惡之小人而

聖人所用發蒙之道以說。其桎梏者也。其甚者亦獨能使
之革面而已。喜憎吠者。蓋此流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
先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
能。足下其識之。僕之言。將若左。莫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
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其身。此僕之
所聞所知而未能者。願與足下共講而共由之。

與黃元吉

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
子之聖。猶曰。學不厭。况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
汲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者。如未得會聚。則隨已智識。

隨已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蒙然懵然。畧無毫髮開明
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非欺人也。
今元吉縱未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處。且隨前日所已聞
已知者。尊之行之。亦當隨分有日新處。莫未至全然為妄
行也。學者未得親師友時。要當隨分用力。隨分考察。使與汲
汲求師友之心。不相妨害。乃為善也。此二者。一有偏勝。便
入私小。即是不得其正。非徒無益而害之也。

與喬德占

某侍下粗遣。無足遣者。披讀來示。情文煥然。如昔者之見
德占。未之有改。不唯不改。抑似有益甚者。教以為學日知。

其難過矣。日覺其多。朝夕恐懼。非不鄙無似。以為可語。安肯及此。愚見所及。用不敢自外於左右。所謂知難覺過者。蓋未知其難。未覺其過。而恐懼者。非所以為恐懼也。誠能知難。知過。知恐懼。則雖無此言。千里之外。尺書之間。當必有其驗矣。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誠之不可掩。固如此。過不除。學者大患。不然。則如所云者。適足以增其驕。益其疾。焉而已矣。將有窮年卒歲。愈驚愈遠。而不自知者。甚可懼也。

與諸葛受之

某自承父師之訓。平日與朋友切磋。輒未嘗少避為善之任。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遜之意。徒為無顧忌大言。誠以

疇昔親炙師友之次。實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亡。大發愧耻。自此鞭策驚蹇。不敢自棄。今契交之賢。乃復猶豫於此。無乃反已未切。省已未深。見善未明。以不能自奮也。儻一旦幡然沛然。誰得而御。孟子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幸無久自屈抑。愚見如此。若有未安。幸詳見教。



